

語言是有性別的

聽人提到：「他是上班族。」你聯想到的可能是工程師、經理、高級公務員。如果換成她，浮現在你腦海中的多半是秘書、打字員、低級公務員或店員。人們對女性總是容易低估的，即使事實上有不少女性以擠入高階層成爲獨當一面的能人。

當人們提到他們的繼父，很少人會擔心繼父凶惡殘暴地打罵他們。但是提到後母，那麼聽者多半會追問：「她對你還好嗎？」這反應說明了太多醜化後母的流言已經在眾人心中行程根深蒂固的偏見，事實上有許多後父奸污女兒，甚至把她們販賣去當雛妓，也有許多親生父母親也會凌虐子女。但無人爲後母辯白，就任她去背負罪人的十字架了。

對年高德邵的女子我們長稱她爲「先生」。對一般女性還要找出她的婚姻狀況，未婚者稱小姐，已婚者稱女士或某太太，這顯示社會把女人當作次等男性或男性的附屬品。很少女人得以榮昇爲一等男性，除非她有值得尊敬的社會地位。婚姻則把女性分裂成兩個陣營的人物，以淪陷的一方就要接受另一家族的統治，不願淪陷的就要被人在背後指指點點。

對一位細心體貼的女性的讚語，人們往往以賢慧妻子稱之或說：「娶到你的人有福了」。但對一位細心體貼的男性，人們往往以太細緻男子氣不夠，或太婆婆媽媽來貶他。其實細心體貼是少有的美德，不論男女都最好能具備一點。男女有此美德人緣必佳。但社會人士則認爲這樣的女人無疑增進了爲男人服務的技能，因此爲男人叫好。而卻認爲這樣的男人喪失了男性統治者應有的權威，而爲他們感到丟臉。

上面只是隨手捻來的常例，卻足以說明語言並非純淨不帶色彩的溝通工具。它在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中扮演幫兇的角色，醜化，矮化，貶低女性。女性從小學就是男性用來歧視女性的語言，內化了她們的價值觀，自然相信自己不如男性傑出能幹；也內化了順從服務男性的性別角色，自然是自己爲達到男性目的的工具。

有許多人怪女性自己不爭氣，不能爭取心理上的獨立自主。但是當她牙牙學語時，就一點一滴地接納男性的權威；在成年後又沒有接觸到像男性價值觀挑戰的女性新觀點。她中毒太深不易自拔自救。所有女性的受害者，團結起來，匯集集體智慧，向歧視女性的男性語言開火！

文章出處：成令方『抓起頭髮要飛天』一書